

剪碎了的完整^{*}

——留德学人陆懿及其学术成就

李雪涛^{**}

【摘要】20世纪30年代留学法国和德国的陆懿曾在现代诗创作、对外汉语教材编写以及唐诗研究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文章依据一手的文献档案资料，对陆懿生平及其在文学创作和学术方面的成就进行了钩沉，对他有关温庭筠的博士学位论文、现代诗的创作、他与石密德教授合编的汉语教材，乃至他之死与“桂林号”事件的关系等进行了系统梳理。文中所使用的很多档案资料，都是首次披露。文章作者希冀借助此类研究工作，使研究对象在留学之前与留学之后知识谱系上的断裂得以接续，以此为基础，系统考察知识迁移史的状况。

【关键词】陆懿 留学史 中国现代文学史 德国汉学史 “桂林号”事件

作为20世纪30年代留法、留德学人的陆懿（1910～1938），在现代诗创作、对外汉语教材编写以及唐诗研究方面都曾取得过很大的成就。毕业于中法大学的陆懿从1931年起在法国留学，1934年转到德国弗莱堡大学，1935年到

* 本文感谢以下诸位先生和同学在收集材料和成文过程中的帮助：顾彬教授（Prof. Wolfgang Kubin，波恩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邹新明研究员（北京大学）、马军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吴思远助理教授（西华盛顿大学），博士生李洁同学（德国波恩大学）、于晓琳同学（日本关西大学）、薛晓涵同学（北京外国语大学/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史凯同学（北京外国语大学/陕西师范大学）。

** 李雪涛，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德国波恩大学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全球史、德国汉学、德国哲学、中国佛教史等。

波恩大学继续博士阶段的学习，并在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担任汉语讲师。这期间他与德国同事共同编写了对外汉语的教材，^①也完成了他有关唐代诗歌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同时他在新诗方面也进行过有益的探索。1938年8月陆懿辗转到了香港，之后他所乘坐的飞往重庆的航班被日军击落，他也因此殒命。

不论是在文学界还是在学术界，陆懿好像一个被完全忘却了的名字，很少有人提及。最主要的原因是他28岁便死于非命，之后他的名字也不再为人们所关注。本文通过研究他在波恩大学的档案资料，以及他生前出版的一些著作，希冀钩沉出部分他的生平和成就，为留学史、中国文学史、现代学术史研究提供一些线索。

一 生平述略

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攻读博士学位，并且已经出版论文的中国留学生并不多，陆懿（Lou Y.）可谓其中的佼佼者。他在波恩大学的石密德教授门下做了题为《温飞卿及其文学圈子》（*Wēn Fei - Ch'íng und Seine Literarische Umwelt*）的博士学位论文，并且因此获得了博士学位。尽管这可能是西方语言中第一部研究温庭筠（约812~866）的专著，由于对这一题目感兴趣的人本来就很少，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马上就要爆发，这部博士学位论文并未引起学界的关注，是可以理解的。

陆懿系民国著名中医陆仲安（1882~1949）之子。^②陆仲安祖籍北京，出身世医之家，曾任上海神州医学总会常务委员、上海中西疗养院常务董事。他曾为孙中山（1866~1925）看过病，1920年他因治好了胡适（1891~1962）的心肌炎和肾炎而名噪一时。^③

陆懿于1910年2月28日生于北京。在后来的北平市立学校毕业之后，

① 有关陆懿与石密德教授合编的一部德文的汉语教科书——《标准国语教本》（Erich Schmitt u. Lou Y., *Einführung in das moderne Hochchinesisch, Ein Lehrbuch für den Unterrichtsgebrauch und das Selbststudium nebst chinesischen Zeichenheft*, Shanghai: Verlag von Max Nössler & Co., G. M. BH., 1939），笔者另有专论，在此文中省略。

② “上海名医陆仲安之子陆懿，留德学成回国”。参见李北涛《胡笔江、徐新六飞渝殉难经过》，载蔡登山主编、李北涛等原著《民初银行大亨》，(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第309页。

③ 章衣萍《窗下随笔》，北新书局，1930，第2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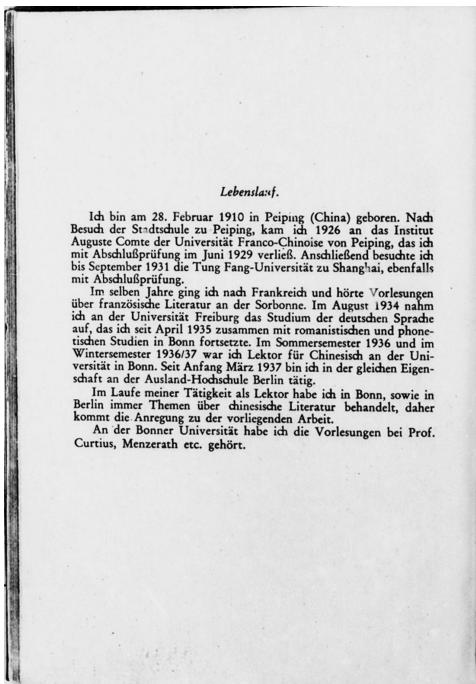


图1 陆懿博士学位论文最后一页所附的简历，是目前有关他生平最详细且权威的资料

资料来源：波恩大学图书馆馆藏。

1926年，他考上了中法大学孔德学院（das Institut Auguste Comte der Universität Franco – Chinoise von Peiping），并于1929年毕业于该校。随后，陆懿在上海东方大学继续深造，并通过了毕业考试。同年，他到了法国，在索邦（Sorbonne）大学听有关法国文学的讲座。^①从1934年起，他转到德国弗莱堡大学（Albert – Ludwigs – Universität Freiburg），开始学习德语。自1935年起，他在波恩大学（Rheinische Friedrich – Wilhelms – Universität Bonn）注册，除了主修专业汉学之外，他继续学习罗马族语言文学和语音学。1936年夏季学期和1936/1937年冬季学期，他任波恩大学中文讲师。1937年3月初，他也在柏林的外

^① 1933年，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1904~1958）赴欧访学时，在意大利威尼斯见到了“陆仲安之子”，所见到的应当是陆懿。“3月7日。到威尼斯水城。砚秋在一张印有威尼斯圣马可广场教堂门前像的明信片上，背书：意大利教堂前所照，戴帽者是陆仲安之子，一是中法大学秘书。陆有两个儿子在法国研究戏曲同教学，甚好。”（《程砚秋日记》，程永江整理，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第206页。）

国学院 (Ausland – Hochschule Berlin) 任汉语讲师。在柏林和波恩做讲师的时候，陆懿一直在做着有关温庭筠的研究，这也是他之所以后来能够提交相关博士学位论文的原因。陆懿在自己附在博士学位论文后的简历中专门提到，他在波恩大学期间，还听过库尔提乌斯 (Ernst Robert Curtius, 1886 – 1956)、门策拉特 (Paul Menzerath, 1883 – 1954) 等教授的课程。可见，陆懿本人除了对汉学之外，对法国语言文学以及语音学也非常熟悉。

2019 年，德国波恩的罗伯特·施特莱克 (Robert Streck, 1911 – 1980) 的后人公布了一本非常珍贵的家庭来宾题词簿，其中有几位中国学人的题词。^① 笔者在其中幸运地发现了陆懿的文字 (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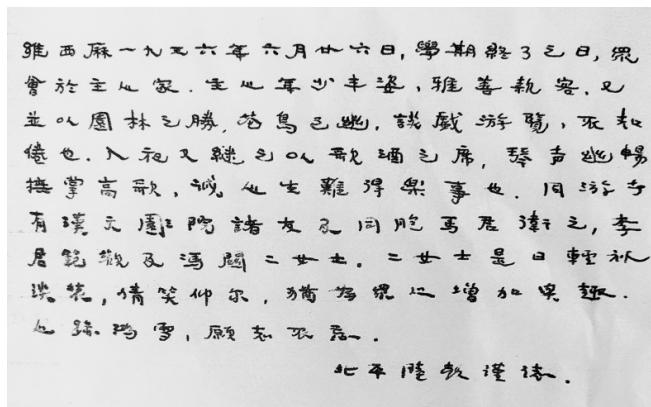


图 2 1936 年 6 月 26 日陆懿在施特莱克家
莱茵河畔的别墅中聚会时的题词

照录如下：

维西历一九三六年六月廿六日，学期终了之日，众会於主人家。主人年少丰姿，雅善款客，又并以园林之胜，苍鸟之幽，谈戏游览，不知倦也。入夜又继之以歌酒之席，琴声幽畅，抚掌高歌，诚人生难得乐事也。同游者有汉文院诸友及同胞马君卫之，李君范观及冯关二女士。二女士是日轻袂淡装，倩笑仰尔，尤为众人增加兴趣，人迹鸿雪，愿志不忘。

北平陆懿謹誌

^① 几个中国留德学人当时题词的复印件由顾彬教授 (Wolfgang Kubin) 提供。

这份陆懿写于 1936 年 6 月 26 日的题词，是今天能见到的陆懿的唯一手迹。其博闻强识、满腹玑珠在这一小段题词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书法字形扁方，笔画收缩强化横向分展，形成笔断意连的艺术效果，显得异常美观与典雅。其波动性以及篇章所呈现的曲线美，使这一段文字更加富有生命力。当晚陆懿在施特莱克位于莱茵河畔的别墅中，潇洒飘逸、跌宕放言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

Y, Lou, * Peking 28. 2. 1910; Stud.
Shanghai, Paris, Freiburg, Bonn 1929
bis 1936; Prom. Dr. phil. Bonn 6. 12.
1938; apl. Lektor Bonn 30. 4. 1936—
1937; Fach: ChinSprache.

图 3 1968 年出版的《1818 ~ 1968 年间波恩莱茵弗里德里希 - 威廉大学教授和讲师名录》中，有关陆懿生平介绍的一段

《1818 ~ 1968 年间莱茵弗里德里希 - 威廉波恩大学教授和讲师名录》将“陆懿”的名字放在了“Y”下（对于德国人来讲，确实很难判断 Lou 和 Y 哪个是“名”哪个是“姓”），具体的介绍如下：陆懿，1910 年 2 月 28 日生于北京；1929 ~ 1936 年在上海、巴黎、弗莱堡、波恩学习；1938 年 12 月 6 日获得博士学位；1936 年 4 月 30 日 ~ 1937 年任波恩大学编外讲师；所教专业：汉语。^① 也就是说，陆懿在波恩大学汉学系完成他博士学位论文的同时在做编外讲师。“编外讲师”德文中用了“apl. Lektor”所指的是 außerplanmäßiger Lektor（编外讲师），学校既不提供相应的职位，也没有经费支持，汉学系要想办法筹集适当的费用来补偿讲师。1936 年 1 月，已经在波恩担任过 3 年多汉学系编外讲师的王光祈（1891 ~ 1936）突然病逝。作为王光祈较为亲近的晚辈朋友^②，从 1936

^① Verzeichnis der Professoren und Dozenten der Rheinischen Friedrich - Wilhelm - Universität zu Bonn 1818 ~ 1968, Herausgegeben von Otto Wenig, Bonn: H. Bouvier u. Co. Verlag Ludwig Röhrscheid Verlag, 1968, p. 346.

^② “陆懿君：陆君与王君平时较为接近，但亦不详其生前各事，惟深信其却无债务。”见左舜生《王光祈先生纪念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一八八）》，台北：广海出版社，1968，第 95 页。

年4月夏季学期(Sommersemester)开学的时候，陆懿便接替了他在波恩大学汉学系的位子。上述的名录中指出，波恩大学于1938年12月6日授予陆懿博士学位。但实际上他在1938年的8月就因所乘飞机被日本军队击落而去世。也就是说，陆懿在去世之前尚未真正获得博士学位。

为什么陆懿一直到1938年12月才正式拿到博士学位呢？在德国，当博士生递交了博士学位论文(Doktorarbeit/Dissertation)之后，整个的考核评定程序才开始：学院或院系的相关委员会接受了论文之后，指派两名评阅人进行评阅。成绩出来以后才确定口试(Rigorosum)的题目和日期。一般来讲，口试的内容与博士学位论文并没有直接关系。整个考试结束后，博士评定的程序才算结束。但只有当博士学位论文已经出版或印刷若干本递交给考试委员会以后，博士生才获准使用博士头衔。在博士考试已经结束，但博士学位论文尚未出版之前，只可以使用Dr. des. (doctor designatus)的头衔。实际上，如今在德国，博士学位论文的发表或出版依然是获取博士学位程序的一部分。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保证博士学位论文能够长期为人所用，使知识能够被广泛传播和接受。

陆懿的论文正式出版，考试委员会在收到样书之后，才颁发给他博士学位的证书。准确地说，直到1938年12月，陆懿才获得博士学位，才可以公开使用他的博士头衔，而他早在3个多月前已经去世。

二 档案文献

(一) 波恩大学档案馆的记录

波恩大学档案馆(Universitätsarchiv Bonn)馆藏“博士考试登记簿C”(Promotions – Album C)的时间跨度为1933年7月29日至1952年7月23日。整个的纳粹统治时期的博士生登记情况也都记录在这一登记簿上。登记簿上第142页，共分为14栏，记载了陆懿的一些基本情况，见表1。

表1 波恩大学档案馆博士考试登记簿所录陆懿的信息

编号	获得博士日期	姓名	出生	出生地	是否雅利安人	国籍	之前所受教育(何时、何地获得中学毕业文凭)	大学(给出所上的大学)	论文题目	指导教授	口试日期	专业	总成绩
4519	1938年12月6日	Lou Y.	1910年2月28日	中国雅利北平安人	中国	上海东方大学(Tung Fang - Universität zu Shanghai)	上海、法国、弗莱堡、波恩	温飞卿及其文学圈子	石密德教授(Prof. E. Schmitt)	1938年4月19日	汉学、法语、语音学	优秀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图4 翻译整理。

跟熊伟一样，在第6栏的“是否雅利安人”[这一栏原来为“居住地”(Wohnort)，后被涂改为“arisch, nichtarisch”]下面，陆懿也填上了“雅利安人”。笔者估计，当时所谓“非雅利安人”是专指犹太人的。所以当时的大部分中国人都填上了“雅利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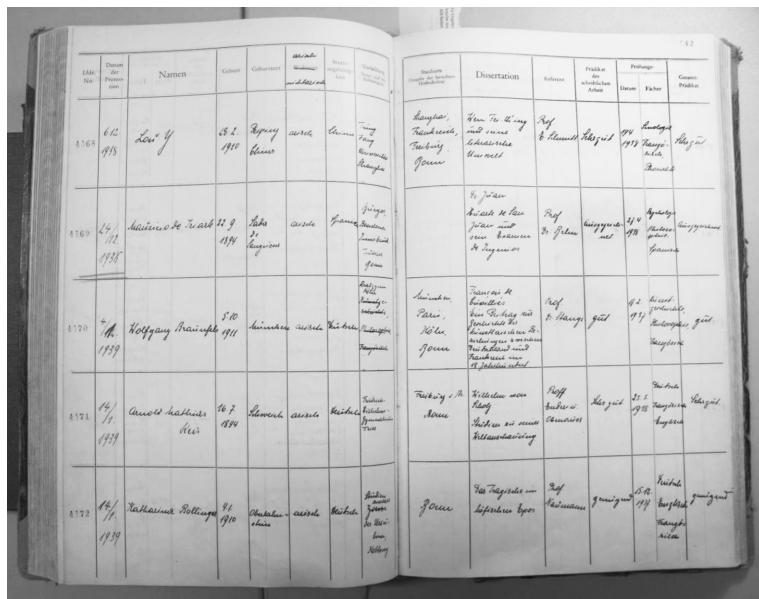


图4 波恩大学档案馆藏有陆懿登记信息的“博士考试登记簿C”

(二) 《中国留德同学录》中的记载

从陆懿附在博士学位论文后的简历可以知道，他 1935 年在波恩大学注册。波恩大学汉学系所藏 1936 年《中国留德同学录》正文第 22 页（原书没有页码）收录了有关陆懿的一些个人信息^①，见表 2。

表 2 1936 年《中国留德同学录》所录陆懿的信息

姓名	西文姓名	籍贯	学科	国内通信处
陸懿		北平	现代欧洲诗歌	上海马斯南路五十六号

值得注意的是，陆懿的名字被写作“陸懿”，而他的诗集《陸懿诗稿》同样用了“懿”这个异体字。而在 1939 年出版的《标准国语教本》的封面上^② 所使用的是“陆懿”二字。陆懿当时在波恩所选的学科是“现代欧洲诗歌”，很有可能这是作为诗人的他的最初打算。所谓的国内通信处——马斯南路（Rue Massenet），是位于上海法租界中心（上海市原卢湾区）的一条非常幽静的道路，这应当是他父亲的住址。由于没有他的西文姓名，笔者怀疑，有关陆懿的这些信息是其他同学代填的。

而在 1937 年 11 月 20 日出版的《中国留德同学录》中，有关陆懿的信息为：

表 3 1937 年《中国留德同学录》所录陆懿的信息

姓名	西文姓名	年龄	籍贯	现在学校	研究科目	学历	国内通信处
陸懿	Lou Y.	27	北平	奔城大学	罗马文	巴黎大学	

① 中华留德学生会 (Verein chinesischer Studenten e. V. Berlin) 编《中国留德同学录》，柏林，1936 年 9 月。

② Erich Schmitt u. Lou Y., *Einführung in das moderne Hochchinesisch, Ein Lehrbuch für den Unterrichtsgebrauch und das Selbststudium nebst chinesischen Zeichenheft*, Shanghai: Verlag von Max Nössler & Co., G. M. BH., 1939, 封面。

1937 年的这个同学录中的信息更加全面了一些，所谓的“奔城”是 Bonn 音译 + 意译的译名。研究科目中的“罗马文”应当为 Romanistik 在当时的翻译，所指的是罗马语族语言文学研究。由于这一研究所涉及的语种包括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以及罗马尼亚语，曾经学过多年法语的陆懿选择“罗马文”是理所当然的，但从他在波恩大学所选的三门专业来看，只有“法语”与“罗马文”接近。至于他为什么这样填，而没有将主专业的“汉学”填入其中，可能与当时中国留学生对汉学的认识有关。季羡林（1911~2009）是在 1935 年 9 月到德国留学的，他当时在哥廷根大学（Georg-August-Universität Göttingen）选择了印度学（Indologie）之后写道：

当年我在国内患“留学热”而留学一事还渺茫如蓬莱三山的时候，我已经立下大誓：决不写有关中国的博士学位论文。鲁迅先生说过，有的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用老子与庄子谋得了博士头衔，令洋人大吃一惊；然而回国后讲的却是康德、黑格尔。我鄙薄这种博士，决不步他们的后尘。现在到了德国，无论主系和副系决不同中国学沾边。^①

而 1939 年 9 月编的《中国留德同学录》中，已经没有陆懿的任何信息了，因为他早于 1 年前的 1938 年 8 月遭遇了不幸。

三 博士学位论文

（一）博士学位论文的基本情况

陆懿的这篇博士学位论文——《温飞卿及其文学圈子》（*Wēn Fei*

^① 季羡林 《留德十年》，《季羡林全集（第四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第 452~453 页。就季羡林的此段鲁迅引文，笔者请教了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葛涛研究员，他认为有可能是鲁迅为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中的一段话：“例如罢，中国向西洋派遣过许多留学生，其中有一位先生，好像也并不怎样喜欢研究西洋，于是提出了关于中国文学的什么论文，使那边的学者大吃一惊，得了博士学位，回来了。然而因为在外国研究得太久了，忘记了中国的事情，回国之后，就只好来教授西洋文学。”鲁迅 《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第 276 页。

- Ch'ing und Seine Literarische, Umwelt. Würzburg - Aumühle: Wissenschaftlicher Werke Konrad Triltsch, 1939), 是研究晚唐著名诗人、词作家温庭筠 (约 812 ~ 866) 的专著。整本博士学位论文，包括汉字索引等在内，一共 65 页，其中正文 60 页。由于温庭筠是其艺名，他本名岐，字飞卿，所以陆懿用了他的字：温飞卿。出版物上所署出版时间是 1939 年，也就是说他本人并未见到这本博士学位论文的出版。扉页的背面他的评阅人只有石密德教授的名字 (Berichterstatter: Professor Dr. Erich Schmitt)。^① 封面上并没有按照博士学位论文的惯例注明口试日期。不过从他的博士登记表上 (见表 1)，可以知道他的口试日期是 1938 年 4 月 19 日。陆懿当时选择这家印刷厂的原因已经无从知晓了，只是很奇怪他没有选择王澄如出版博士学位论文的柏林帝国印刷厂 (Reichsdruckerei)。由于维尔茨堡 - 奥姆勒的这家“康拉特 · 特里奇”学术出版社没有出版有关汉学博士学位论文的传统，所以根本没有汉字字模，因此，所有的汉字全是陆懿自己手写上去的。

在陆懿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期间，1937 年 7 月 7 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 年出版的《中国留德同学录》的前言中，有“中华留德学生会”的“序二”，其中有一段很能说明当时留德学生的心声：

祖国为民族解放而抗战，正在日激一日，我们在异邦留学者，故无时不祈祷着在前线与敌人搏斗的勇敢将士们始终控制顽敌，捍卫国土。但是我们也不忘记，在前线的将士们却也正憧憬着我们——留学生——将有比他们更有效的方法和力量以贡献于祖国的抗战。^②

陆懿正是在这样如火如荼的抗战氛围中，在他博士学位论文的扉页上写下了“献给祖国的英雄以及正义的卫士们” (Den Helden unseres Vaterlandes und den Verteidigern der Gerechtigkeit gewidmet) 的题词。陆懿死

^① 有关他的博士导师石密德，参见李雪涛 《“鲁迅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王澄如及其以鲁迅为题的博士学位论文》，《现代中文学刊》2017 年第 3 期，第 27 页。

^② 中华留德学生会编《中国留德同学录》，柏林，1937 年 12 月，第 11 ~ 1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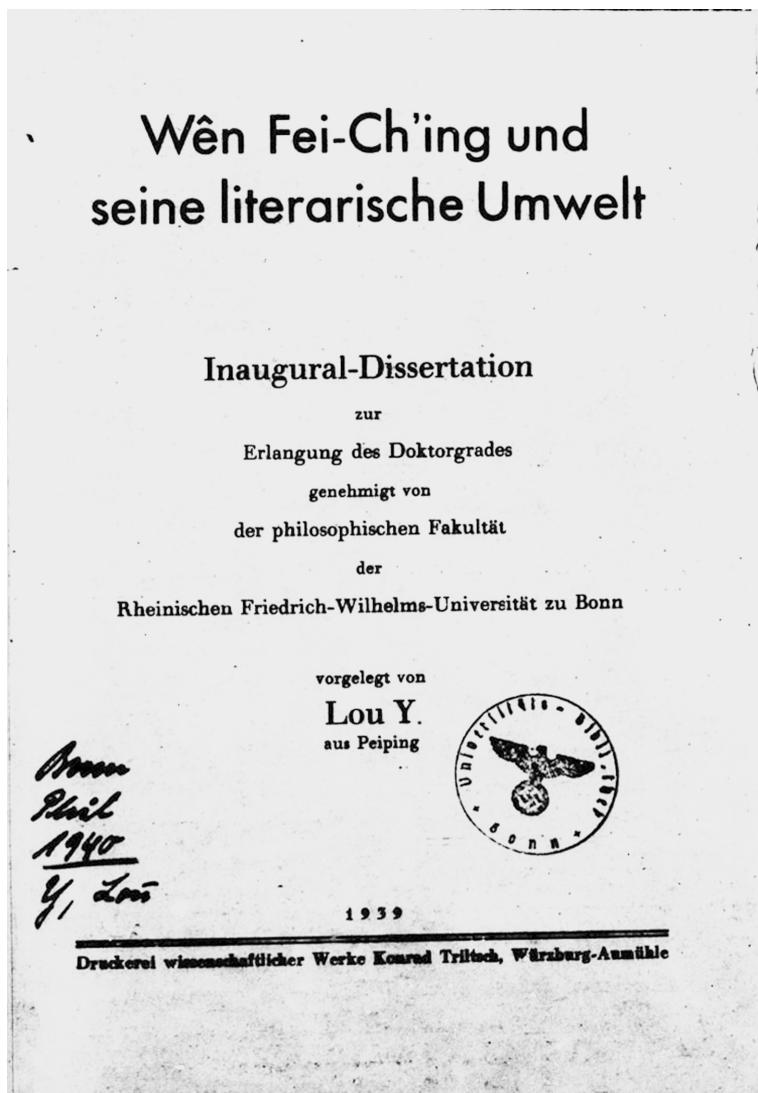


图5 波恩大学档案馆馆藏陆懿的博士学位论文
《温飞卿及其文学圈子》封面书影

后，著名记者和出版家邹韬奋（1895~1944）奋笔写道：“这次遭难的有银行家，有新婚的夫妇，甚至有年才两岁的孩子，他们的惨死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的祖国为着争取本身的生存而抵抗侵略，所以他们虽然

不是死在战场上，他们虽然不是战斗员，但是终极的意义还是为着国家民族而牺牲的……”^① 尽管邹韬奋没有提到学成回国的陆懿，但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他在内。

陆懿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定为“温飞卿及其文学圈子”(Wēn Fei – Ch'ing und Seine Literarische Umwelt)，其中 Literarische Umwelt 表达的是“文学环境”“文学氛围”或“文学圈子”的意思。陆懿希望将温庭筠放在一个类似于“文学场”的关系结构之中来考察他的诗歌创作成就——并非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2–2002) 将结构和历史视野辩证统一起来意义上的一种文学观。因此他在附录中专门将与温庭筠有关的人名列成了表格，共有 85 人之多。遗憾的是，他并没能将温庭筠放在这样的一个文学场中进行分析。论文本身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汉学论文，而是用传统解诗的方式，对温庭筠的诗进行阐释，只不过传统的解释是用中文，而陆懿的论文用的是德文而已。陆懿这部论文的重要性在于，他将温庭筠的诗词第一次翻译成了德文，并做了系统的阐释。

(二) 博士学位论文的内容

陆懿在论文一开头便引用了格罗贝(Wilhelm Grube, 1855–1908)的一句话“中国人在谈到唐代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光辉灿烂的抒情诗时代。事实上唐诗已经变成了民族的精神财富，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没有谁不会背诵相当数量的那一时代的诗歌。”^② 他选择唐代诗人的原因，是唐诗对当时中国的影响巨大，唐诗也是当下的，并不仅仅作为古代的遗产而存在。

选择温庭筠，是因为人们对这位诗人的关注不够。按照陆懿的说法，他并不认为温庭筠是一流的诗人，尽管他创造了“花间体”，对词的发展产生了几个世纪的影响，但中国人并不认为他可以与杜甫(712~770)或韩愈(768~824)相提并论。读者也许会暗中喜爱这样的诗人，但作为正

① 《“桂林”号的惨剧》，载《全民抗战》1938年8月29日第17号，邹韬奋《韬奋全集（增补本）8》，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第215页。

② Lou Y., Wēn Fei – Ch'ing und Seine Literarische Umwelt, Würzburg – Aumühle: Wissenschaftlicher Werke Konrad Triltsch, 1939, p. 1.

统儒家士大夫阶层会避免去称赞他。拜伦 (George Gordon Byron, 1788 – 1824)、薄伽丘 (Giovanni Boccaccio, 1313 – 1375)、维庸 (François Villon, 1431 – ?)、魏尔伦 (Paul Verlaine, 1844 – 1896) 的作品在西方世界为众人阅读，但当时的中国人从来不认为温庭筠的诗词有什么价值，也不会将他推荐给弟子们来阅读。因此，温庭筠的地位跟这些西方的诗人简直无法可比。^① 但无论如何，温庭筠有其自身的价值，是其他诗人所无法取代的。

以上是陆懿自己的说法，实际上如果读了《陆懿诗稿》的话，就会发现，从本质上讲，陆懿是欣赏温庭筠的“花间词”的。温庭筠在当时的文人学士中间常以“游子”自居，并且同妓女交往频繁，也跟她们学会了茶楼酒肆词的技巧。温庭筠写女子闺情，风格秾艳精巧、清新明快，笔者认为这些都是作为诗人的陆懿喜爱这位词人的理由。而这些都没有办法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予以说明，不过还是可以体会到陆懿在字里行间对前辈诗人的喜爱之情。

明代学者高棅 (1350 ~ 1423) 在《唐诗品汇》中将唐诗分为初 (618 ~ 712)、盛 (712 ~ 768)、中 (768 ~ 827)、晚 (827 ~ 904) 四个时期，而以盛唐为正宗。陆懿对这样的分法并不满意，因此他提出了并不仅仅按照时间顺序，而是充分考虑到流派的四分法：

1. 古体诗的延续
2. 浪漫派
3. 现实派和杜甫 (712 ~ 770)，以及
 - a) 韩愈 (768 ~ 824) 的怪奇诗风
 - b) 社会诗人白居易 (772 ~ 846)
4. 唯美主义
 - a) 李贺 (约 791 ~ 约 817)，唯美主义的先驱
 - b) 温庭筠的同时代人：李商隐 (约 813 ~ 约 858) 和段成式 (803 ~ 863)

^① Lou Y., Wēn Fei – Ch’ing und Seine Literarische Umwelt, Würzburg – Aumühle: Wissenschaftlicher Werke Konrad Triltsch, 1939, p. 3.

这一部分的材料所包括的译诗大多取自卫礼贤 (Richard Wilhelm, 1873 – 1930) 的《中国文学》一书的“中国文学的第五阶段——唐代”这一章。^① 令人遗憾的是，卫礼贤在书中讲到晚唐的诗歌艺术时，仅仅提到了韦庄（约 836 ~ 约 910）和冯延巳（903 ~ 960），并且翻译了韦庄的《女冠子》其一（四月十七，正是去年日）和冯延巳的《谒金门》（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② 对温庭筠只字未提。

在翻译和分析温庭筠的绝句和律诗的过程中，陆懿指出了温庭筠诗歌从唐诗到宋诗的过渡性特征 “他（温庭筠——引者注）为数极少的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精确的、可靠的、优雅的景象。这其中蕴藏着与宋代诗歌艺术共同的特征，整体上来讲特别重视忠实的描述（这有点像法国“高蹈派”Parnassien – Schule一样）。”^③ 在唐代，人与自然的关系依然是一种审美关系，因此他们会用抒情的方式歌咏自然与人生；宋代将这一关系改变为伦理关系，诗人如果要求将世界变得更合乎伦理道德的要求，那么他当然就会从抒情转向理性。这一点陆懿早已觉察到了。

《花间集》中收录有温庭筠的 66 首词，陆懿在论文中翻译了其中的 14 首“菩萨蛮”，^④ 并对每一首都做了非常详细的注释，^⑤ 这差不多是温庭筠最具代表性的词作了。之后，陆懿还翻译了温庭筠创作的词牌“更漏子”“南歌子”和“女冠子”。^⑥ 陆懿将“菩萨蛮”的曲名逐字译作 Buddha – Barbaren（佛陀 – 蛮人），并在注中解释说：据《词律》，“菩萨蛮”所指

① “Fünfte Period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Die Táng dynastie (620 – 906)”, Richard Wilhelm, *Die chinesische Literatur* (Wildpark – Potsdam: Akademi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Athenaion M. B. H. , 1930) , pp. 131 – 158.

② “Fünfte Period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Die Táng dynastie (620 – 906)”, Richard Wilhelm, *Die chinesische Literatur* (Wildpark – Potsdam: Akademi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Athenaion M. B. H. , 1930) , p. 158.

③ Lou Y. , *Wén Fei – Ch’ing und Seine Literarische Umwelt* , Würzburg – Aumühle: Wissenschaftlicher Werke Konrad Triltsch , 1939 , p. 33.

④ Lou Y. , *Wén Fei – Ch’ing und Seine Literarische Umwelt* , Würzburg – Aumühle: Wissenschaftlicher Werke Konrad Triltsch , 1939 , pp. 43 – 49.

⑤ Lou Y. , *Wén Fei – Ch’ing und Seine Literarische Umwelt* , Würzburg – Aumühle: Wissenschaftlicher Werke Konrad Triltsch , 1939 , pp. 51 – 58.

⑥ Lou Y. , *Wén Fei – Ch’ing und Seine Literarische Umwelt* , Würzburg – Aumühle: Wissenschaftlicher Werke Konrad Triltsch , 1939 , pp. 49 – 50.

的应当是对那些来自“蛮族”上贡使臣的统称（所谓蛮国入贡之说）。这些曲调大部分是民间创作的。这一名称的意义至今已经很难弄清楚，或者根本不可能弄清楚了。^① 这个词牌其后也被译作 Fremde Buddhas（异域的佛陀）或 Buddhisattva – Ausländer（菩萨 – 外国人）。顾彬（Wolfgang Kubin, 1945 –）指出，这一词牌指向了一种宗教的特征。不过这样的特征在唐代早已荡然无存了，因为在下面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一词牌下填的词，与佛教的悟道并没有关系，所涉及的则是爱的世界。^②

以陆懿所译“菩萨蛮”之第二首为例，与中文原文以及后来顾彬的译文^③比较，陆懿的这首德文译诗虽然显得有些拖沓，但依然是一首非常地道的好诗。中文的古典诗词最难译的是其韵律和节奏。闻一多（1899 ~ 1946）在《诗的格律》一文中专门讲到汉语新诗的“三美”主张，即“音乐美”（音节）、“绘画美”（辞藻）、“建筑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④ 将“菩萨蛮”的节奏“翻译”成德文，几乎是不可能的，陆懿并没有硬译，而是避开了中文的韵律系统，在德文诗歌中创造了音节、辞藻以及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所有这些如果没有相当的德文文学的阅读和写作经验，是很难做到的。

顾彬认为，温庭筠的词含蓄内敛，而绝非明白清楚。诗人特别爱用并列结构，不仅仅是各句，整个节之间都没有逻辑的相互联系。不清楚的关联，不确定的叙述者，之间完全没有任何连接词的复合表达，这些在他 15

① Lou Y., Wēn Fei – Ch’ing und Seine Literarische Umwelt, Würzburg – Aumühle: Wissenschaftlichen Werke Konrad Triltsch, 1939, p. 11. 霍福民（Alfred Hoffmann）将“菩萨蛮”译作 Bodhisattva – Barbaren，与陆懿的译法基本上是一致的。Alfred Hoffmann, Die Lieder des Li Yü (937 – 978), Herrschers der Südlichen Tāng – Dynastie, Als Einführung in die Kunst der chinesischen Lieddichtung aus dem Urtext vollständig übertragen und erläutert von Alfred Hoffmann, Köln: Greven Verlag, 1950, p. 212.

② Wolfgang Kubin, Die chinesische Dichtkunst,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Ende der Kaiserzeit, München: K. G. Saur Verlag G. M. BH., 2002, pp. 241 + 646.

③ Wolfgang Kubin, Die chinesische Dichtkunst,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Ende der Kaiserzeit, München: K. G. Saur Verlag G. M. BH., 2002, pp. 241 – 242.

④ 闻一多《诗的格律》，《闻一多全集 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第 411 ~ 419 页。

首“菩萨蛮”中表现得淋漓尽致。^① 笔者认为，陆懿德文译诗的高明之处，在于他通过增加关联词（助词、介词、连词、副词）——hinter（在……后）、wie（仿佛）、an（在……旁）、mit（与）、aus（从……中来），使得整首词的意象逐渐清晰起来，而又不甚确切，有音乐的回旋跌宕的效果。

作为译者的陆懿在注释中专门解释了将“玻璃枕”翻译成 ein Kopfkissen aus Porzellan（陶瓷枕）的原因：所谓的“颇黎枕”，其中“颇黎” = “玻璃”，即现代汉语所称的“玻璃”（Glas）。根据《辞源》，‘颇黎’一词最早出现在南朝梁时（502～556）的顾野王（519～581）编写的《玉篇》之中。当时的“颇黎”应当为类似琉璃的材料，而琉璃所指的是玻璃一样的土料，很早以前就在中国存在。宋代的瓷枕今天还看得到。当时女子的发髻高耸上梳。为了保护这样的发髻，在睡觉的时候需要在软的枕头下面用硬的陶瓷枕来垫高头部。^② 可见，陆懿在翻译的过程中，不仅仅注意词的对应性，更重要的是他也会从考古发现来纠正以往的一些成解。

在欧洲的语境下研究、翻译晚唐诗人的成就，不可能不进入比较文学的视域。陆懿在论述到温庭筠的诗歌艺术（特别是他的词）时，认为他是象征主义者，与普遍适用的、超越个人的、没有时间差别的古典诗歌不同，温庭筠在艺术上所追求的是与众不同、新奇、不明确的以及朦胧的表达方式。他举出了法国象征派大师瓦雷里（Paul Valéry，1871～1945）的一首法文诗，认为瓦雷里以象征的意境表达生与死、灵与肉等诗歌的永恒主题，而温庭筠却以同样的象征意境表达着他的爱情。陆懿认为，温庭筠是一位很难理解的诗人，在他的诗词中回荡着一种新的情调、一种心境（Etat d'âme）。^③

无论如何，这是在西文世界第一部介绍温庭筠及其诗词的专著，也是

① Wolfgang Kubin, *Die chinesische Dichtkunst,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Ende der Kaiserzeit*, München: K. G. Saur Verlag G. M. BH., 2002, p. 241.

② Lou Y., *Wēn Fei – Ch'ing und Seine Literarische Umwelt*, Würzburg – Aumühle: Wissenschaftlicher Werke Konrad Triltsch, 1939, pp. 51 – 52. 相关的照片见“Catalogue of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Text p. 100, Nr. 1234, Abbildung p. 120, Nr. 1234.

③ Lou Y., *Wēn Fei – Ch'ing und Seine Literarische Umwelt*, Würzburg – Aumühle: Wissenschaftlicher Werke Konrad Triltsch, 1939, p. 32.

第一部相关的学位论文，陆懿第一次将温庭筠的重要词作翻译成了德文。作为诗人，同时也是法国文学的行家，陆懿对温庭筠的认识使我们能够获得一个理解的新高度。

遗憾的是，1950年汉学家霍福民（Alfred Hoffmann，1912–2007）在他的《李煜词》[*Die Lieder des Li Yü (937–978)*]一书中专门介绍温庭筠和《花间集》，但并没有提到陆懿的这部著作。^① 2002年，当时作为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的顾彬出版了他的十卷本《中国文学史》的第一卷《中国诗歌史》（*Die Chinesische Dichtkunst.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Ende der Kaiserzeit*）。在第三章有关中古时唐代诗歌的第六节，他详细介绍了李商隐（约813～约858）的诗和温庭筠、韦庄的词。顾彬翻译了温庭筠“菩萨蛮”15首中的其二、其三和其八三首。可惜的是，他在学术史的梳理中，也没有提到陆懿曾经在波恩所做的博士学位论文及其翻译的“菩萨蛮”。^②

四 诗人身份与成就

（一）早期的现代诗歌尝试

实际上，在中文世界，陆懿的名声更多地建立在他的现代诗的基础之上。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邹新明先生将《陆歌诗稿》^③ 复印给笔者，书上除了印着“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的印章之外，还印着“北平中法大学文学院图书馆藏书”的印章，而后者一定是在前者之前的。

《陆歌诗稿》出版于1935年11月10日，由北京书局（北平南池子飞

^① Alfred Hoffmann, *Die Lieder des Li Yü (937–978), Herrschers der Südlichen T'ang – Dynastie, Als Einführung in die Kunst der chinesischen Lieddichtung aus dem Urtext vollständig übertragen und erläutert von Alfred Hoffmann*, Köln: Greven Verlag, 1950, pp. 13–15.

^② Wolfgang Kubin, *Die chinesische Dichtkunst,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Ende der Kaiserzeit*, München: K. G. Saur Verlag G. M. B. H., 2002, pp. 240–244.

^③ 陆懿《陆歌诗稿》，北京书局，1935。该书书名被收录在沈文冲《百年毛边书刊鉴藏录》，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第332页。亦被收录于陈建功主编《唐弢藏书·图书总录》，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第11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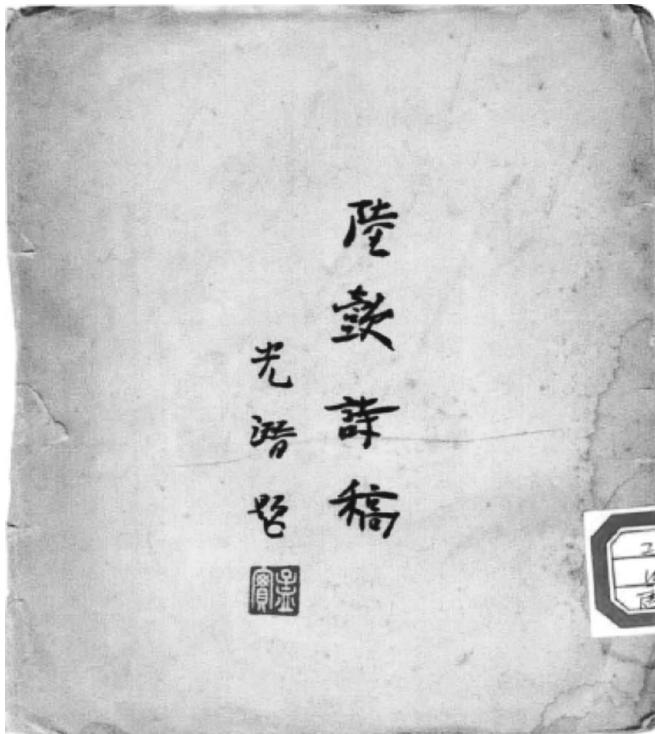


图 6 《陸欽诗稿》封面书影

龙桥) 出版发行。封面上的“陆欽诗稿”由朱光潜(1897~1986)题写，书的扉页上有“陸欽诗稿第一集”字样，不过之后未见到其他各集。该书共75页，收录了陆欽的新体诗44首。遗憾的是，这一诗集在文学史中从来未有学者提及，仿佛根本不存在一般。

这本诗集是作者献给“挚友沈宝基”(书前献词)的。沈宝基(曾用名金铎、沈琪，1908~2002)是浙江平湖人。他1928年毕业于北平中法大学，他在北平中法大学时与陆欽有一段重合的时期，这期间他们成为好朋友。之后，沈宝基去了法国里昂，并于1934年获得里昂大学(Université de Lyon)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母校执教。沈宝基不仅译有大量法国文学艺术的专著，早年也进行过大量的诗歌创作，成为中国象征派和超现实主义诗歌的先锋。1935年11月，陆欽出版这部诗集送给沈宝基的时候，沈宝基已经回到北平任教了。

实际上，陆懿与沈宝基一直关系密切。1933年，陆懿曾在《中法大学月刊》上发表了一组诗作，共6首，其中有两首是献给沈宝基的。^① 其中《菩萨蛮·献给宝基》：

湿云漫漫多微雨，
寒波腻雾深何许；
枯叶卷西风，
欹枕无限情。

薄暝伤岁晚，
暗怯流年换；
寂寞梦相关，
少年空等闲！
在里昂作。

另外一首是《清平乐·献给宝基》：

新秋月正，
正倦恋时节：
小艇中宵摇太液，
爱酒恋情醉也。

话尽天上人间，
直到星落月残；
旧事如同梦里，
争耐追忆前言？

这两首诗尽管用了词牌，但依然属于陆懿在新诗方面的尝试，同时也

^① 载于《中法大学月刊》1933年第1期，第151~154页。

体现了他与沈宝基之间的友谊。^① 可见他们俩在翻译和诗歌创作方面一直在合作。

1932年11月诗人戴望舒(1905~1950)自费赴法留学。据说戴望舒在巴黎生活得十分清苦，当时多亏陆懿慷慨解囊，为他在华人开的树声楼饭店包了一段时间的饭，才度过危机。^② 树声楼系早年留法勤工俭学的华人赵树声于1929年创立的中餐馆，坐落在巴黎第五区，就在享有盛名的索邦大学的前面。^③

除了沈宝基之外，陆懿的这部诗集中所涉及的同时代人物的诗作还有《致TY》(《陸懿诗稿》第24页)、《村居——与文熙》(《陸懿诗稿》第36页)、《现在怎么能够——与m.H.》(《陸懿诗稿》第40页)。而在1933年所发表的一组诗中，还有“献给晴轩”“献给K.m.”“献给固之”“献给文熙”的作品。^④

(二) 《陸懿诗稿》的成就

陆懿1933年发表的几首诗作，从词牌到传统的音节模式，还可以看出受到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影响，而到了《陸懿诗稿》则完全是现代诗的自然音节了。由于受到法语现代派诗人的影响，陆懿的诗明显有美学原则和诗的格律化要求。自1931年他开始在法国留学起，陆懿受到了严格全面的法式教育，因此，尽管他有时将意象拉回到中国，他的诗歌却最能体现出现代人错综的意识。中国现代诗的生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西方的语境以及中国诗人不断与西方诗人对话的结果。陆懿正是从中欧文化的交汇处来理解世界，

① 陆懿在1936年《中法大学月刊》(第2~3期)上发表的一组译诗《银色的网》(印度Senta Sarasvati女士作)61首，上面所署的就是“陆懿译，沈宝基校阅”。《中法大学月刊》1936年第2~3期，第197页。

② 《戴望舒年表》“1932年27岁”：“十一月八日，告别亲友，乘坐‘达特安’号邮船离开上海，自费赴法留学。船上遇伏尔泰学院在北京办的中法大学的学生郭文明等三人和燕京大学学生刁汝钧。郭等三人是到里昂中法大学求学的。戴和刁到马赛即打电报给住在巴黎的李健吾和马宗融。请他二人在巴黎接戴、刁。在巴黎期间，戴的生活十分清苦，在华人开的树声楼饭馆吃包饭，由他的好友陆懿付钱。”参见施蛰存、应国靖编《中国现代作家选集·戴望舒》，三联书店香港分店、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1987，第307页。

③ 叶星球《法国华人三百年》，法国博雅艺术家协会，2009，第214页。

④ 《中法大学月刊》1933年第1期，第151~154页。

寻求他的诗歌灵感的。新的词语、新的意象、新的句法结构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在陆懿那里，已经很难看到一种所谓的中国诗了。现代性的进入，使得中国诗成为世界诗歌的一部分。

《陆懿诗稿》的 44 首现代诗涉及爱情、性、老、死亡、信仰等永恒的诗歌主题，也有以女人的口吻发出的爱的声音，或恋爱式的疯狂，也有对妓女生活的描写。当然作为实验诗人，在诗歌形式上，陆懿也不断创新，他的《四行诗》便是很好的尝试：

有海的边，有田的边
为甚地球与灵魂没有边呢？

我想立在地球与灵魂的边上
望一望对面的彼岸。^①

从有边联想到无边，又从无边的有边，观望那神秘的彼岸。这首小诗尽管只有四句，却蕴含着无限的诗意和哲理。

诗人就像是裁缝女，将失望、哭泣缝在衣物里，陆懿的诗，有时表现的也是一种忧郁，让人感受得到，诗人的使命充满着孤独 “你剪碎了多少完整？ / 制造出这些容易过时的畸形。 / 为什么把你的失望，哭泣/缝在嫁女的吉服内？ / 为甚把你的青春，爱情/缝在死人的殓巾内？”^② 陆懿给人的印象永远定格在 28 岁之前，因此他永远是青春的陆懿，永远处于血气方刚的阶段：

我写梦一样的字体和醉了的笔画。
这里面装的只是很轻很轻的
一点点儿今天的太阳光。^③

这样的文字只有锦瑟年华的青少年才能写得出。除了一般的相思和爱

^① 陆懿 《陆懿诗稿》，北京书局，1935，第 44 页。

^② 陆懿 《陆懿诗稿》，第 31 页。

^③ 陆懿 《梦里的手》，《陆懿诗稿》，第 6 ~ 7 页。

情描写之外，也有一些对情爱的想象：

沉默着，沉默着。
尤其不许你说出
我梦里的她的双手，和
她双手给我的不安宁。^①

这是任何一位诗人都经历过的人生阶段。在巴黎，除了求学之外，年轻的诗人也经历另类的人生，积累了其他方面的经验。在《我底黑女人》中，他写道：

比她自己还大的唇也不是我灵魂的宝座，
我倒爱她那尖尖像铁钻似的双乳。^②

诗的结局是悲伤的，“不久她要辞别了我，而逃走了。”^③陆懿在自己的诗作中谈到了死亡，但这是对一个年轻人来讲的死亡。在《我梦想将死的时候》中他写道：

我梦想将死的时候：
那时是我多情的心先死么？
那时是我不谨慎的嘴先死么？
那时是我好奇的，容易流泪的
爱看女人的眼睛先死么？
那时是我干枯了的手先死么？
那时是我踏步的腿先死么？
还是那些关于香水，脂粉，
燕友的记忆先死呢？^④

① 陆懿 《陆懿诗稿》，第21页。

② 陆懿 《陆懿诗稿》，第33页。

③ 陆懿 《陆懿诗稿》，第32页。

④ 陆懿 《陆懿诗稿》，第54页。

在诗中，陆懿以一个年轻人的心态对死亡极尽揶揄、调侃之能事。他可能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最终会葬身于日寇的枪口之下。

《陆懿诗稿》中的最后一首《迁居》，说明了作为诗人的不安分，也暗示着他最终的无家可归——无论在北平、上海、巴黎、里昂、弗莱堡还是波恩，他在任何地方都有一种流亡者的陌生感吧：

是的，我又应当迁居了！
我不能在那块地皮上久留
犹如青春的那一级上不许我多驻一步。^①

陆懿最终死在广东中山附近的空难中，他所乘坐的飞机是被日本人打下来的。“我底定居在我足迹没有沾着的国土上？”^②落叶归根，游子最终还是要回到故园——陆懿最终还是葬在了属于自己的国土上。这一点足以慰藉他那在天之灵了吧。

从诗集中，我们可以窥见一位沉思的有时又有些忧郁的诗人。除了对爱情的歌颂之外，他的诗也有欲望的释放，并且展示了他具有生命旋律的语言才华。诗集中所展现的陆懿，是一个相信直觉而又善于抒情的真实的青年人。巴黎的生活开阔了他的人生视野，丰富了他的语言经验。北岛说“巴黎的天空很特别，高深莫测，变幻不定，让一个漂泊者更加晕眩。”^③笔者认为这也应当是当时陆懿的想法，后来他因此去了弗莱堡和波恩两座比较小的德国城市。

奇怪的是，陆懿的这些诗作，好像并非尘封了80多年的老古董，对笔者来讲，更像是自己曾经经历的青春足迹的重现，笔者感觉触摸到了自己所处时代的脉搏。这便是文学的力量，诗歌的魅力。

^① 陆懿《陆懿诗稿》，第73页。

^② 陆懿《陆懿诗稿》，第74页。

^③ 北岛《里尔克：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时间的玫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第84页。

五 遇难与“桂林号”事件

(一) 作为“经历”的“桂林号”

作为“事件”(Event)的“桂林号”是历史学家对过去的重塑，是在知道了结果之后的重构。而作为“经历”(Experience)的“桂林号”只是当事人对所经历的过去的回忆，无法与未来的结果联系在一起。^①石密德在《标准国语教本》的前言中写道：

两位作者在1937年春天已完成了这本书的编写工作，接下来便是要找一家出版社。1938年夏陆懿决定将手稿带往中国找一家印刷厂。这年8月底的一天，陆博士从香港飞往汉口，他所乘坐的客机起飞没多久在香港附近就被日本战斗机击落。陆博士在此次空难中身亡，手稿也一并遗失。^②

由于石密德教授仅仅是从当时的报纸上得到的相关消息，因此在他所记述的文字中有两处是不准确的：1. 陆懿8月24日所搭乘的航班是从香港飞往“重庆”的，而不是飞往“汉口”的。2. 飞机被击落的位置是在珠江口的中山县，已经离开香港。有关此次的空难，中文文献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实际上，陆懿之死与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国航空的“桂林号”被日军击落联系在一起。

《中山抗战初期史料考述》(第47辑)记载了当时目击者对“桂林号”被日军战斗机击落的全过程：

① (美)柯文(Paul A. Cohen)：《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典藏版)》，杜继东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② Erich Schmitt u. Lou Y., *Einführung in das moderne Hochchinesisch. Ein Lehrbuch für den Unterrichtsgebrauch und das Selbststudium nebst chinesischen Zeichenheft*, Shanghai: Verlag von Max Nössler & Co., G. M. BH., 1939, Geleitwort, p. I.

1938年8月24日上午8时许，第四区大环村青年教师黎耀辉在前往张家边村的大路上突然听到震耳的嗡嗡声，抬头顾盼，见到大王头山上空出现了一架大飞机。接着那架大飞机就被几架小飞机追逐着。大飞机为了摆脱困境，左冲右突，急匆匆俯冲，又急匆匆腾飞。只一瞬间，这个场面就转移到三仙娘山后面去了。只听到机关枪咚咚咚的几次点射声，再也听不到什么了。

出现在三仙娘山北麓的情形，临近“顷九”附近岸边（今中山港大桥南端附近）的农民对上述的场面看得最清楚。大飞机原是从香港起飞去四川重庆的，经过珠江口上空时，突然被五架小飞机咬着不放。这五架小飞机分成上、中、下三层，像“器”一样追着大飞机，任凭大飞机向左还是向右，向上还是向下，都摆脱不了厄运，终于中弹受伤，只好被迫停落，机身颠簸地向地面降落，在河滩边滑行了好几丈远才停下，逐渐向河中心倾斜下沉。只见其机身外侧涂着“中国航空公司——桂林号”的字样。人们还同时看到五架小飞机都贴着红“膏药”（日本国徽）。“桂林号”降落后，三架日机先行返回三灶岛去，留下两架轮番观察，待“桂林号”完全入水沉没，便加大油门返回三灶岛去。这已是八点半钟过后了。

在顷九围，承耕管围的农民洪灿宽（西桠村人）见到民航机落水时，约了几个农民划艇前去营救。当时，已有三个遇难者从机舱内钻了出来，漂流在河面上，在当地群众和驻军的协助下脱离险境，先后到达了石岐。县长张惠长在公寓里亲自接待了这三位客人，让他们洗澡、更衣。这三位幸存者是：美籍飞机师活士、无线电司机生罗某和乘客楼兆念（香港某银行高级职员）。据楼氏称“桂林号”机内有男女长幼乘客15人及机上工作人员4人，除了他们3人获救外，其余罹难。县长张惠长曾资助楼兆念取道澳门返回香港，派专人将活士和罗某送往广州。

事后传闻，立法院长孙科当时在香港办理公务，已购得当班机票准备返渝，因公未完，幸未登机离港。又闻，横门水道河面，有多人拾得面值“10元”的法币（大洋券，又称“四行钞”），数量不等。还有皮箱等贵重行李多件在河面上漂流，箱内装满金银细软外币等物

云云。①

这一记录综合了中山市档案局《1·2·495号案卷》第21~23页，《中山日报》1938年8月25日和《火炬》第13期相关的报道，以及大环村黎耀辉老人的回忆，基本上从外人的角度，对这次日军追逐、击落港渝班机“桂林号”做了比较详细的叙述。其中最后所记载的河道上漂流着的行李中，很可能就有陆懿带来的他与石密德合编的教材原稿。李北涛则从同机遇难的中国当时的金融巨子胡笔江（1881~1938）、徐新六（1890~1938）等人入手，对这次事件做了梳理：

综记失事之经过，则桂林号飞机开出不久，即有敌机四架，分在四角，跟踪扫射，机师无法躲避，乃急俯降水中，敌机仍紧追不舍，飞机落在水面，尚未下沉，而敌机即轮流低飞射击。正机师美国人，急跳下水，隐在水中约一小时之久，奋力游至岸上。楼君（即上文提到的楼兆念——引者注）矫捷，急由窗口跃出，胡氏（指胡笔江——引者注）继之，但又回身，去取皮包再出，已受枪伤，跳落水中，吉凶莫卜。楼君能游泳，但亦受伤，只得仰卧水面，再三挣扎，靠近稻田，乃得乡民来救。先尚遥闻机中呼救之声，极为凄神寒骨，后则呼声已绝，救已无及。（以上楼君所述）。

又据张县长言，当天曾派水鬼（即能游水之人）潜水查看，发现多人遗体，浸在水中，无法搬出。乃电香港运去起重机，将飞机吊起，方得陆续取出，但俱涨水，身手臃肿，非复本来面目。闻讯来认领之人，多方辨认，才得认识。各死者之中，有前中国银行总裁徐恩元之夫人及其外孙亨利钟。上海名医陆仲安之子陆懿，留德学成回国。孔部长（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引者注）之机要秘书王亮甫。副机师刘崇，乃驻德大使刘崇杰之弟，在美国学空军，回国报效，因其妻系美国人，不能服务军役，讵此君不能效命疆场，而

① 《日机击落港渝班机“桂林号”》，载黎一乐编著《中山抗战初期史料考述》（中山文史第47辑），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2000，第82页。

乃死在民航机内。^①

究竟日军是 4 架还是 5 架战斗机，尽管此处的记载与当地村民的观察不一致，但并非很重要。在这里，基本的事实是清楚的。问题是，中日战争爆发后，既然日军已经丧尽天良，连民用航空器亦不放过，那为什么这些民国政要、大员、知名人士及其家属还会乘坐飞机归渝？据李北涛回忆：“当时飞机票甚为难买，中国政府所辖有两家航空公司，一为欧亚，一为中航，后得金城银行商让，始订得 8 月 24 日起飞之机票两张，飞机系中航公司之‘桂林号’。”^② 当时两家航空公司的机票都是一票难求。更主要的原因是之前日本军队并未主动攻击过民用航空器。事件发生后，许彦之在《中航机“桂林号”事件》一文中指出“日本明知道中航机是完全商业性质，丝毫没有军事沾染。所以在过去的三个月中，日本从不曾威胁过中航机，中航机以及乘客们亦自以为有安全保障。据说日美双方是有过这样一种谅解的。”^③ 因此，这也是为什么这些政要及其家属，还有作为民国名医之后的陆懿愿意乘坐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回重庆的原因，因为当时乘坐客机依然是最安全便捷的方式。

（二）作为“事件”的“桂林号”

至于日军的目的，后来的文献档案也证明，日本人的目标是当时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徐新六因长期在租界工部局任华方商界金融界要职，与美、英、法等国财政金融界部门要人关系较好。据说深受罗斯福总统信任的美国政府财政部部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1891－1967）正是徐新六在上海租界工作时的好友。当时正处于抗战的开始阶段，金融界对抗战的支持不可估量。因此，日本人想要扰乱整个中国的金融秩序。财政部部长孔祥熙（1880－1967）电招金融界巨头回渝，其中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重庆国民政府内定徐新六为赴美国争取美援的首席代表。当时在香港为日本人工作的中国女间谍苏姬（陈素贞，又名陈丽琳）在

^① 李北涛等《民初银行大亨》，（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第 308～309 页。

^② 李北涛等《民初银行大亨》，（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第 307 页。

^③ 许彦之《中航机“桂林”号事件》，《反侵略周刊》1938 年第 1 卷第 1 期，第 2 页。



图7 1938年8月24日被日军击毁后沉入珠江中的“桂林号”被打捞出水面时的照片

资料来源 “中央”出版社、商周出版编辑部《影像·中国：1911～1960对日抗战》，台北商周出版社，2014，第80页。

湾仔皇家夜总会从一位港英高级警官口中得知徐新六和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两人将于8月24日早晨从受到中英军警、特工严密保护的寓所乘车去启德机场的重要情报。日本人在权衡利弊之后，还是决定不顾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抗议，将徐新六、胡笔江置于死地。^①没想到的是，陆懿也选定了这架航班。

此事的发生使得国际舆论一片哗然。《中央周刊》发表《桂林号事件与美国在华权利》，指出“而对于国际上，则不仅为寻常的破坏公法行为，而实为对于同情我国与主张公理正义各反侵略国家有挑战性的威胁行动。”^②浦乃钧在《关于桂林号邮机被击事件》一文中，则从国际法的角度对日本的行径进行了分析。^③邹韬奋在《全民抗战》上所撰文《桂林号的惨剧》中引用《伦敦每日电讯报》的评论“谓：吾人一思各乘客在水中

① 张家胜、王磊《侵华日军谋杀银行家徐新六的内幕》，《文史春秋》2006年第9期，第11～12页。

② 《桂林号事件与美国在华权利》，《中央周刊》1938年第5期，第39～124页。

③ 浦乃钧《关于桂林号邮机被击事件》，《民意周刊》1938年第38期，第2页。

挣扎，日机从旁用机枪扫射时的惨状，殊令恐怖不止。这是从人道主义的立场说，但在残暴绝伦的暴日兽性，人道主义就是它所不顾的。”^①

胡适此时正经欧赴美任中华民国大使的途中，在比利时火车站读报得知自己的好友徐新六罹难一事，悲痛不已。他在 1938 年 9 月 24 日夜写给妻子江冬秀（1890～1975）的信中，除了谈到对徐新六的悼念之外，在信的结尾处也提到了他的老朋友陆仲安的儿子——陆懿：“陆仲安的儿子死了，我竟不知道。我写一封信，请你带去（他若不在上海，此信不必寄）。如此说来，那天死的十几个人之中，许多是熟人。中国飞机师姓刘，是刘崧牛的四弟。胡笔江我也认识。”^②

陆懿本人是诗人，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也是研究诗人的。他最终回到了故乡，却死在了那里。可惜陆懿只活了 28 岁，他有太多的理想要实现：在文学方面、在学术方面、在翻译方面，乃至在生活方面……这些更是令人椎心泣血的恨事。这并不仅仅是一位诗人、学者的悲剧，更是民族的悲剧。

六 结论

作为留德学人，陆懿的一生可谓传奇的一生。他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后，正当想要回国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之时，却遭遇了人生最大的不幸，也因此永绝于世。

1939 年出版的陆懿有关温庭筠的博士学位论文，在德语学术界并没有引起学者对晚唐词的关注。因为这之后，整个欧洲都被卷入了战争之中。而其后西方汉学界也从来没有再提到他的译文和研究。陆懿出版过新诗集，也将欧洲和印度诗作翻译成中文，但不论他的新诗还是译诗，都没有真正引起文学史家的关注，但他是当时整个新诗人群体中的一分子，中国新诗的传统正是由像他一样默默无闻的诗人的努力才以曲折的方式得以延续。

陆懿之死与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桂林号”事件联系在一起。作为民国时期著名医生陆仲安的儿子，陆懿是诗人、汉语教师、波恩大学的汉

^① 邹韬奋《韬奋全集（增补本）8》，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第 214 页。

^②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 21 册，黄山书社，1994，第 470 页；另见《胡适家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第 204 页。

学博士，他的不幸去世，对他个人和他的家庭来讲是灾难性的，而更为深重的是整个中华民族所遭受的劫难。因此，在血雨腥风的当时，陆懿之死在国内学术界和文学界并没有产生什么反响，也是可以理解的。此后他便沉寂在历史之中，其成就和才华几乎完全为世人所遗忘。诸如陆懿一样的很多留德学人，其在生前未必被人认识，身后也有待我们去认识。

参考文献

- 李北涛等 《民初银行大亨》，(台北) 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
- 章衣萍 《窗下随笔》，北新书局，1930。
- 程砚秋 《程砚秋日记》，程永江整理，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
- Verzeichnis der Professoren und Dozenten der Rheinischen Friedrich – Wilhelm – Universität zu Bonn 1818 – 1968* , Herausgegeben von Otto Wenig , Bonn: H. Bouvier u. Co. Verlag Ludwig Röhrscheid Verlag , 1968.
- 左舜生 《王光祈先生纪念册》载沈云龙主编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一八八）》，台北: 文海出版社，1968。
- 中华留德学生会编 《中国留德同学录》，柏林，1936。
- Erich Schmitt u. Lou Y. , *Einführung in das moderne Hochchinesisch , Ein Lehrbuch für den Unterrichtsgebrauch und das Selbststudium nebst chinesischen Zeichenheft* , Shanghai: Verlag von Max Nössler & Co. , G. M. BH. , 1939。
- 承载、吴健熙 《老上海百业指南——道路、机构、厂商、住宅分布图》下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 季羨林 《留德十年》，《季羨林全集（第四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 鲁迅 《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 李雪涛 《“鲁迅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王澄如及其以鲁迅为题的博士学位论文》，《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3期。
- 中华留德学生会编 《中国留德同学录》，柏林，1937。
- 《“桂林”号的惨剧》，载《全民抗战》1938年8月29日第17号。
- Lou Y. , *Wen Fei – Ch'ing und Seine Literarische Umwelt* , Würzburg – Aumühle: Wissenschaftlicher Werke Konrad Triltsch , 1939.
- “Fünfte Period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Die T'ang dynastie (620 – 906) ” , in: Richard Wilhelm , *Die chinesische Literatur*. Wildpark – Potsdam: Akademi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Athenaeum M. B. H. , 1930.
- 《辞源》，商务印书馆，2016。

Alfred Hoffmann , *Die Lieder des Li Yü (937 – 978) , Herrscher der Südlichen T'ang – Dynastie* , Als Einführung in die Kunst der chinesischen Lieddichtung aus dem Urtext vollständig übertragen und erläutert von Alfred Hoffmann , Köln: Greven Verlag , 1950.

Wolfgang Kubin , *Die chinesische Dichtkunst ,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Ende der Kaiserzeit* , München: K. G. Saur Verlag GmbH , 2002.

闻一多 《诗的格律》,《闻一多全集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Catalogue of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 Text S. 100 , Nr. 1234 , Abbildung S. 120 , Nr. 1234.

陆懿 《陆懿诗稿》,北京书局,1935。

沈文冲 《百年毛边书刊鉴藏录》,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

陈建功主编 《唐弢藏书·图书总录》,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中法大学月刊》1933年第1期。

《中法大学月刊》1936年第2~3期。

《戴望舒年表》,施蛰存、应国靖编《中国现代作家选集·戴望舒》,三联书店香港分店、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1987。

叶星球 《法国华人三百年》,法国博雅艺术家协会,2009。

北岛 《里尔克: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时间的玫瑰》,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美) 柯文 (Paul A. Cohen) : 《历史三调: 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典藏版)》, 杜继东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日机击落港渝班机“桂林号”》, 载黎一乐编著《中山抗战初期史料考述》(中山文史第47辑), 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2000。

许彦之 《中航机“桂林”号事件》,《反侵略周刊》1938年第1卷第1期。

张胜、王磊 《侵华日军谋杀银行家徐新六的内幕》,《文史春秋》2006年第9期。

《桂林号事件与美国在华权利》,《中央周刊》1938年第5期。

浦乃钧 《关于桂林号邮机被击事件》,《民意周刊》1938年第38期。

邹韬奋 《韬奋全集 (增补本) 8》,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胡适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1册, 黄山书社, 1994。

胡适 《胡适家书》,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5。

(明) 高棅 《唐诗品汇》, 中华书局, 2015。

Keeping All the Pieces: the World and Achievements of Lu Yi (Lou Y.)

Li Xuetao

Abstract: Based on primary sources , this paper probes into Lu Yi's life and his achievements in literary creation and academic research , which covers his life story , his Ph. D. thesis on the lyricist Wen Tingyun of the late Tang dynasty , his modern poems , and his death with the Kweilin Incident in 1938. In the paper , some documents and archives of Lu Yi at the time when he was studying at the Bonn University in Germany have been revealed for the first time. It is safe to say that research of this kind can actually fill the gaps in learning the whole stories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 making it possible to systematically trace the paths of knowledge transfer.

Keywords: Lu Yi; History of Studying Abroa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German Sinology; Kweilin Incident